

上海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XIANDANGDAI

中国现当代 文学精品导读

WENXUE JINGPIN DAODU

第三卷

本卷主编 蔡翔



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导读

第三卷

本卷主编 蔡翔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导读. 第三卷/蔡翔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1058-918-0

I. 中... II. 蔡...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2214 号

特约编辑 夏 鸣

责任编辑 江振新

封面设计 孙 敏

责任制作 章 斐

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导读

第三卷

本卷主编 蔡 翔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字数 259 千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册

ISBN 7-81058-918-0/I·048 定价: 20.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卷精选了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 10 部经典文学作品,既反映那个时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又突出了杨沫、王蒙、柳青、梁斌、周立波等重要作家的代表作,每篇作品均附有作家生平、创作背景和精炼得当的评点文字。通过作品与评点文字的阅读,不仅能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再现新中国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和社会进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了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优秀的人文品格和精神诉求,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该卷选编作品精当、文字评点明晰到位,适合大学生和其他文学爱好者阅读。

《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导读》编委会

主 任：钱伟长

副主任：李友梅

委 员（依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东 王晓明 王鸿生

袁 进 蔡 翔

序

我一直认为我们大学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大学教育的这种目的决定了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人的精神、品格仅仅依靠知识性的专业教育是无法全部完成的，特别是在目前教育体制还不完备、人文教育还有诸多缺陷的情形下，培养“全面”的人更应该引起大学教育者的高度重视。

面对专业化、技术化的大学教育倾向，如何在高校里面实行人文教育呢？首先，我们应该重视发挥大学教师的作用。大学里的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且还应该是学生思想人格的影响者。一个好的大学教师应该给知识以生命，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譬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这一代科学家中有许多人为为什么要抛弃优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回到自己的国家？原因难道仅仅是他们是有知识的科学家？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报效祖国的精神。这种爱国精神激励我们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所以大学里的人格与操守教育就变得特别重要。这种教育只能通过我们的教师来完成，教师应该在进行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文教育的功能。其次，大学里的人文教育应该重视文学教育。通过文学教育引导学生接近人文理想。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真善美的激情、美好的人性光辉。我相信，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会使学生通过美的形象、情感的感受，获得心灵的丰富，懂得人间美好事物的价值，使自己的精神、道德趋于完善和美好，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正是源于这种考虑，我要求中文系的教授编撰了这一套《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导读》，希望大家通过这种学

习,去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的、高尚的情怀和他们不屈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现实战斗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在当代生活中发扬光大。

钱伟长

目 录

杨沫《青春之歌》导读·····	(1)
青春之歌(节选)·····	杨 沫(4)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导读·····	(23)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26)
宗璞《红豆》导读·····	(58)
红豆·····	宗 璞(62)
陆文夫《小巷深处》导读·····	(88)
小巷深处·····	陆文夫(92)
李準《李双双小传》导读·····	(106)
李双双小传·····	李 準(109)
茹志鹃《静静的产院》导读·····	(136)
静静的产院·····	茹志鹃(139)
柳青《创业史》导读·····	(157)
创业史(节选)·····	柳 青(160)
梁斌《红旗谱》导读·····	(174)
红旗谱(节选)·····	梁 斌(177)
曲波《林海雪原》导读·····	(203)
林海雪原(节选)·····	曲 波(206)
周立波《暴风骤雨》导读·····	(237)
暴风骤雨(节选)·····	周立波(240)

杨沫《青春之歌》导读

作家生平

杨沫(1914—1995),女,原名杨成业,笔名小慧。湖南湘阴人。1934年发表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1942年后,陆续担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的编辑和副刊主编。1950年发表中篇小说《苇塘纪事》,并开始《青春之歌》的创作。1958年1月出版代表作《青春之歌》。1959年9月,由作者改编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被认为是国庆10周年的“国产新片展览月”中最优秀的影片之一。“文革”后发表了《东方欲晓》、《自白——我的日记》,以及《青春之歌》的姊妹篇《芳菲之歌》。

创作背景

1950年,杨沫开始了《青春之歌》的创作,初稿完成后,1952—1956年间进行了几次重大的修改,至1957年7月脱稿,1958年1月小说问世。1959年《中国青年》、《文艺报》曾就这部作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1959年10月,作者对作品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描写林道静在农村从事革命活动和北大学生运动的章节。修改本于1960年3月出版。小说的写作和修改纵贯整个50年代,期间经历了中国文坛的“百花时代”,特别是“双百”方针的出台,推出了一批突破题材“禁区”、表现人性和人情的爱情题材小说,涌现出了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高潮。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讨论,以及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左”倾思想的泛滥,都对《青春之歌》的诞生具有深刻影响。

作品评点

《青春之歌》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反映女性知

识分子成长道路和革命历程的“红色经典”。其中,女性的自我实现和民族国家的拯救之间呈现的契合与规训逻辑,典型地体现了革命政治话语的符码和解码规则;这既成就了小说在“十七年文学”中的显赫地位,也为当代文学批评者留下了诟病的话柄。然而,正如弗·杰姆逊所言:“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最终包含了关于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杰姆逊《跨过资本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此论断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范围内,大抵是成立的。因此,在50年代的文学生产机制和话语语境中,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趋奉和批评家按图索骥的机械图解都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作为“十七年”革命经典中惟一的一部女性自传体长篇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虽以革命历史为题材,但却不以厚重的历史感取胜,而重在讲述一个女知识青年“爱情+革命”的故事。通过描写知识分子情感生活的演变,既配合和图解了革命历史的演绎和构建过程,又写出了爱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现实性,是对长期以来简单的“革命+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与同时期的长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相比,初版的《青春之歌》因为林道静“缺乏政治上敏锐的眼力”,反而使得小说内容摆脱了严肃沉闷的阶级斗争窠臼;而作者满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爱情生活描写,与《红旗谱》中春兰与运涛、江涛与严萍,《创业史》中改霞与梁生宝,《艳阳天》中焦淑红与萧长春,《林海雪原》中白茹与少剑波,《东方》中杨雪与郭祥,《红日》中黎青与沈振新、姚月琴与梁波之间简单粗疏的符号式男女搭配相比,显得细腻、温婉和人性化。在那个反对“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小资产阶级情调”又确实顽固存在着的年代里,真正体现人性真实情感的爱情故事,其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青春之歌》在当时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波,并一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畅销的文学书;特别是它在知识阶层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正昭示出作品开启了一扇通向集体无意识的隐秘之门。

《青春之歌》叙事的起点明显地延续了“五四”一代女作家所开创的路径:反叛、出走、追求自由恋爱。丁玲、庐隐、凌叔华、白薇等女作家,塑造了不惮于“为开拓一条争取爱情自由的血路”而出走或殉情的莎菲、露沙、

隽华们,建构起了“爱情至上”的神话:爱情自由了,关乎“人的问题”似乎都会迎刃而解,即便是描写严酷的革命斗争也都穿了“恋爱”的外衣,沐浴着爱的阳光和滋养。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你要是爱谁,便没命地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地去自己死掉。”恋爱自由成为叛逆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目标。但在50年代,杨沫笔下的林道静,追求自由恋爱已经不再纯粹是主人公出走的动力与目的,因此也不会成为叙事的终点。因为此时的阶级矛盾、民族革命已经成为林道静与家庭决裂的根本内因,阶级压迫逼死了母亲,并在她的童年生活中打上悲惨的烙印。所以,林道静走出家庭跨入社会,从反抗包办婚姻迅速转向阶级斗争,乃至承担民族革命的重任,义无反顾地超越了“五四”时期的“娜拉模式”与“子君模式”。这与“五四”文学追求婚姻自由和个人解放的女性相较,本身就拓宽了小说叙述与阐释的视野和意义。因此,时过境迁,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崩裂的罅缝中,我们是完全可以收获更为广阔自由,也更加符合人性真实的阐释空间的。

毋庸置疑,小说《青春之歌》是林道静用自己的女性青春演绎的一曲革命赞歌。虽然,革命的赞歌将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和性别境遇笼罩在民族国家的公共叙事中;但是,也正是这曲赞歌赋予了女性以时代的语汇讲述民族国家和自己的机会,规避了女人的性别身份,为女性赢得进入历史的权利。近年来的文学研究,都已经注意到女主人公复合的主体被一步步“规化”为单一的平面的自我,个人主体的成长和自我认同,被个人对民族、国家、阶级身份的认同所覆盖。小说甚至排除了主人公获得其他身份的种种可能性——与余永泽决裂,卢嘉川被捕,江华下落不明——藉此来使林道静只能成长为党的女儿,民族的女儿,而不是一个妻子、母亲和女人;只能在革命生活的天地中拼搏,而不能回归家庭生活的温暖。《青春之歌》中时刻隐含着这样的观点:在爱情和革命面前,女主人公们只有选择革命,才有美好的青春和未来,否则,下场凄惨。比如原本有进步倾向的白莉苹为实现自己的明星梦,嫁给了影片公司的经理,变得戏弄人生、玩世不恭;进步学生陈蔚如做了银行副理的太太,贪图安逸,最终被抛弃自杀;北大“花王”李槐英虽同情革命,但不愿投身革命,便惨遭日寇蹂躏等等。

由此看来,女性身处规训和规划的强大系统中。但在构建显在的宏

大革命话语的过程中,却也潜在地泄露出个性话语和性别话语的浅吟低唱,女性的性别主体在小说中至少体现了一种“另类”主体的镜像。著名诗人歌德曾说:“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青春少女林道静绝对是一个“情种”,她的“青春之歌”,除了生硬的、外部的革命之歌,还有更为符合人性本真的恋爱和爱情之歌,正是伴随她成长的三次恋情,帮助她奏响了生命和革命相互交融的“青春之歌”;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个男性先后出现在林道静的生活和生命体验中,传达了林道静对爱情的感知。文本中对女性心理的细致描绘,流动着优雅与伤感,明丽而又清新。林道静不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思想有抱负的真实女性。与余永泽情投意不合的短暂同居,却不乏幸福的体验;对卢嘉川的暗恋符合少女的英雄崇拜情结;她追随卢嘉川,不只是因为卢是一个进步革命的符号,而是在外貌、志向、追求上他都较余永泽更胜一筹;离开生活在一起的余永泽,又是那么犹豫踌躇,这一切显得合情合理;与江华的牵手,在革命过程中显得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在这种意义上说,《青春之歌》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时代建构的主题颇为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十七年”文学中文学性和革命性兼备的优秀之作。事实上,知识分子曲折坎坷的成长历练,应该充满着个体身份和性别身份与阶级身份和民族身份这几种不同质地的身份归属以及主导意识形态的纠缠和操控,它们彼此交媾、反扑,界限也在叙述中一再变得暧昧与模糊,尽管我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几乎总是让前者在突兀和荒诞中屈服于后者。

(孙国亮)

青春之歌(节选)

杨沫

第十二章

黎明前,道静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疲倦、想睡,但是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除夕的鞭炮搅扰着她,这一夜的生活,象突然的暴风雨袭击着她。她一个个想着这些又生疏又亲切的面影,卢嘉川、罗大

方、许宁、崔秀玉、白莉苹……都是多么可爱的人呵，他们都有一颗热烈的心，这心是在寻找祖国的出路，是在引人去过真正的生活。……想着这一夜的情景，想着和卢嘉川的许多谈话，她紧抱双臂，望着发白的窗纸忍不住独自微笑了。

二踢脚和小挂鞭响的正欢，白莉苹的小洋炉子也正旺，时间到了夜间两点钟，可是这屋子里的年轻人还有的在高谈，有的在玩耍，许宁和小崔跑到院子里放起鞭炮；罗大方和白莉苹坐在床边小声谈着、争论着，他似乎在劝说白莉苹什么，白莉苹哭了。罗大方的样子也很烦闷。后来他独自靠在床边不再说话，白莉苹就找许宁他们玩去了。听说罗大方原是白莉苹的爱人，不知怎的，他们当中似乎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两个人都显得怪别扭。

道静和卢嘉川两个人一直同坐在一个角落里谈着话。从短短的几个钟点的观察中，道静竟特别喜欢起她这个新朋友了。他诚恳、机敏、活泼、热情。他对于国家大事的卓见更是道静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们坐在一块，他对她谈话一直都是自然而亲切。他问她的家庭情况，问她的出身经历，还问了一些她想不到的思想和见解。她呢，她忽然丢掉了过去的矜持和沉默，一下子，好象对待老朋友一样把什么都倾心告诉了他。尤其使她感觉惊异的是：他的每一句问话或者每一句简单的解释，全给她的心灵开了一个窍门，全能使她对事情的真相了解得更清楚。于是她就不知疲倦地和他谈起来。

“卢兄，（她跟许宁一样地这样称呼他）你可以告诉我吗？红军和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他们真是为人民为国家的吗？怎么有人骂他们——土匪？”

卢嘉川坐在阴影里，面上浮着一丝调皮的微笑。他慢慢回过头来，睁着亮亮的大眼睛看着她，说：

“偷东西的人最喜欢骂别人是贼；三妻四妾的道德家，最会攻击女人不守贞操；中国的统治者自己杀害了几十万青年，却说别人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和土匪……这些你不明白吗？”

道静笑了。这个人多么富有风趣呀！她和他谈话就更加大胆和自由了。

“卢兄，”道静又发问道：“你刚才说青年人要斗争、要反抗才有出路，可是，我还有点不大相信。”

卢嘉川稍稍惊异地睁大了眼睛：“怎么，你以为要当顺民才有出路么？”

道静低着头，摆弄着一条素白麻纱手绢。好象有些难过，她低声说：“你不知道，……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并没有找到出路。”

卢嘉川突然挥着手笑起来了。他笑得那么爽朗、诚恳，象对熟朋友一般地更加亲切和随便。

“原来如此！来，小林，我来给你打个比方。……”他看看一屋子喝酒畅谈的青年人都在一边说着、吃着，就用手比划着对道静说起来。“小林，这么说吧，一个木字是独木，两个木就成了你那个林，三个木变成巨大的森林时，那么，狂风再也吹不倒它们。你一个人孤身奋斗，当然只会碰钉子。可是当你投身到集体的斗争中，当你把个人的命运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你就再也不是小林，而是——而是那巨大的森林啦。”

林道静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卢兄，你说话真有意思。过去，我是只想自己该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别的事我真很少去想。今夜里，听了你们那些谈话，我忽然觉得自己好象……”

“好象什么？”

“好象个糊涂虫！”林道静天真地迸出了这句话，自己也不禁为在一个刚刚认识的男子面前竟放肆地说出这种话而吃惊了。

卢嘉川还是随便地笑道：

“大概，这是你在象牙之塔里住得太久的原故。小林，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你应当赶快从个人的小圈子走出来，看看这广大的世界——这世界是多么悲惨，可是又是多么美好……你赶快走出来看看吧！”

多么热情地关心别人，多么活泼洒脱，多么富于打开人的心灵的机智的谈话呵……道静越往下回忆，心头就越发快活而开朗。

“小林，你很纯洁、很直爽。”后来他又那么诚恳地赞扬了她。“你想知道许多各方面的事，那很好。我们今晚一下谈不清，我过一两天给你

送些书来——你没有读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吧？可以读一读。还有苏联的文学著作也很好，你喜欢文艺，该读读《铁流》、《毁灭》，还有高尔基的《母亲》。”

第一次听到有人鼓励自己读书，道静感激地望着那张英俊的脸。

他们谈得正高兴，白莉苹忽然插进嘴来：

“老卢，小林真是诚实、有头脑的好孩子，可是咱们必须替她扔掉那块绊脚石。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真把她糟蹋啦。”

道静闹了个大红脸。她向白莉苹瞟了一眼，她真不喜欢有人在这个时候提到余永泽。

道静和白莉苹在深夜寒冷的马路上送着卢嘉川和罗大方。白莉苹和罗大方在一边谈着，道静和卢嘉川也边走边说：

“真糟糕！卢兄，我对于革命救国的道理真是一窍不通。明天，请你一定把书给我送来吧。”

“好的，一定送来。再见！”卢嘉川的两只手热烈地握着白莉苹和道静的手。多么奇怪，道静竟有点不愿和他们分别了。

“这是些多么聪明能干的人啊！……”清晨的麻雀在窗外树上吱吱叫着，道静想到这儿微笑了。但是这时她也想起了余永泽。他放了寒假独自回家过年去了，和父母团聚去了。因为余敬唐的原故，她不愿意回去，因此一个人留在公寓里，这才参加了这群流浪者的年夜。想到他，一种沉痛的感觉突然攫住了她的心。

“和他们一比……呵，我多么不幸！”她叹息着，使劲用棉被蒙住了头。

和白莉苹、林道静分别以后，卢嘉川、罗大方二人一边在深夜的马路上走着，一边谈起话。

“老罗，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沉闷？是和小白闹了别扭吗？”机灵的卢嘉川回过头来向罗大方一笑，同时好象抚慰似的把手臂搭在他宽阔的肩膀上。”

“就是这么回事！”罗大方激动地说道，“这女人变坏了！我看错了人。……不爱我了没关系，可是她不该去追许宁。小崔和许宁好了好

几年，蛮好的一对，可是这个不要脸的，她，她乱搞一气！老卢你信不信？一个人政治上——后退，生活上也必然会腐化堕落。小白原来是热情的、有进取心的，我确实很爱她。可是，如今书也不读了，什么集会也不参加了，只想演戏、当明星、讲恋爱……象我这样的，她当然不会再喜欢。”

卢嘉川默默地点点头，向冷清的马路上望望，然后对罗大方轻声说：“同志，我相信你是能够忍受过来的。爱情——只不过是爱情嘛……”他意味深长地瞅着罗大方，嘴角又浮上他那调皮的微笑。

罗大方伸手给了他一拳。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奇怪，你是不大接近女人的，怎么对那个林道静却这么热情——谈几个钟头。你不知道她有了白莉苹说的‘绊脚石’吗？她那个对象我认识，真是胡博士的忠实信徒。我争取过他，可不容易。”

“别瞎扯！”卢嘉川严肃地驳斥着罗大方。“她的情形我早从我姐夫那里知道一些。对这样有斗争性有正义感的女孩子我们应当帮助，应当拉她一把，而不应该叫她沉沦下去。她在北戴河时，为了‘九一八’事变，痛心和我姐夫争论，她说中国是不会亡国的。她那种神态和正直的精神确实使我很喜欢。但是，干吗扯到私人问题上？难道……你这张嘴巴，别瞎扯了！”

罗大方笑着说：“玩笑！玩笑！我了解你。为了咱们的事业，你从来是不考虑自己的。别瞧你成天价和女孩子们打交道，但是却好象个清教徒，我可办不到。为小白——唉！不提她了。”

“我不是清教徒。”卢嘉川沉思着：“不过，目前的形势确实使自己顾不到这些。老罗，那个女孩子——你说的林道静，我看她有一种又倔强又纯朴的美。有反抗精神。我们应当培养她，使她找到正确的道路。你认为怎么样？”

罗大方回身看了他一眼笑笑说：

“对，应当把她引到革命的路上来。”

夜，虽然是年夜，拂晓之前，街上也已经行人稀少，只有昏暗的街灯，稀稀落落地照着马路上偶尔走过的行人。卢嘉川在和罗大方分手

之前，他们又谈了些工作问题。卢嘉川从南京示威回来之后，北大早已不能存身，党已经调他离开学校，专门做秘密的学生工作。这时，他嘱咐着罗大方：

“你要尽可能利用你父亲的关系，在北大存身下去。想想，反动者的压迫越来越紧，我们许多人都不能再公开活动，所以你和徐辉要尽可能迷惑敌人，必要时才能给敌人突然的袭击。告诉你，李孟瑜在唐山煤矿上，他做起工人工作来啦。”

“真的吗？”罗大方站住脚，高兴地瞪着眼睛瞅着卢嘉川。“老卢，我可也想去。在知识分子当中工作真是麻烦。”

“别说了，再见！”卢嘉川远远瞧见有人迎面走来，他轻轻推了罗大方一下，就和他分了手。接着，一边摇摆着身子，一边高声唱起来：

八月十五月光明——薛大哥在月下……

他摇摆着，唱着，消失在马路旁边的小胡同里。

余永泽在开学前，从家里回到北平来。他进门的第一眼，看见屋子里的床铺、书架、花盆、古董、锅灶全是老样儿一点没变，可是他的道静忽然变了！过去沉默寡言、常常忧郁不安的她，现在竟然坐在门边哼唧唧地唱着，好象一个活泼的小女孩。尤其使他吃惊的是她那双眼睛——过去它虽然美丽，但却呆滞无神，愁闷得象块乌云；现在呢，闪烁着欢乐的光彩，明亮得象秋天的湖水，里面还仿佛荡漾着迷人的幸福的光辉。

“看眼睛知道在恋爱的青年人。”余永泽想起《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一句话，灾祸的预感突然攫住了他。他不安地悄悄地看了她一会儿，趁着她出去买菜当儿，他急急地在箱子里、抽屉里、书架上，甚至字纸篓里翻腾起来。当他别无所获，只看到几本左倾书籍放在桌上和床头时，他神经质地翻着眼珠，轻轻呻吟道：

“一定，一定有人在引诱她了。”

道静看见余永泽回来，高高兴兴地替他把饭预备好。他吃着的时候，她挨在他身边向他叙谈起她新认识的朋友、她思想上的变化和这些